

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石油安全的悖论

——兼论中国的石油安全

孙溯源

摘要 中东北非地区自 2010年底开始并持续至今的政治动荡,强烈冲击着世界石油的供应安全。西方国家维护石油来源安全的手段使其陷入安全和道义的双重困境。西方国家一贯通过扶植、结盟甚至武力手段来保证自身的石油利益,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但是西方一味追求石油安全的努力,不仅难以保证持久稳定的石油供应安全,而且还陷入了双重标准的道德困境。比照西方,中国的石油来源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不仅石油来源国脆弱、不稳定,而且中国维护石油安全的手段更加匮乏。为了提高石油安全水平,中国应适时调整能源安全战略,注重强化双边手段与开展多边合作相结合,依靠国家石油公司与发展国际石油公司相结合,减少对外依赖与开发替代能源相结合。

关键词 中东北非变局 石油安全 石油国家 中国 西方国家

2010年底从突尼斯开始、蔓延中东北非地区并持续发酵的政治动荡,正在给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带来急剧变化,同时也给世界石油供应安全乃至世界石油秩序造成强烈冲击。中东北非变局直接推高国际油价,并威胁到国际石油供应链的稳定。高油价和石油供应链断裂的危险撼动着整个石油进口国的供应安全。本文将首先分析中东北非变局对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冲击,接着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从西方国家维护石油安全的方式,反思其石油安全的悖论,进而以西方为参照,探讨中国石油来源安全的隐患,以及改善石油安全的可能选择。

* 孙溯源,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上海 200062)。

** 本文为孙溯源主持的国家开发银行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委托项目“非洲发展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存在”的阶段成果,特此致谢。

一、中东北非变局冲击世界石油供应安全

中东北非地区历来在世界石油供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消费国的石油安全。根据国际能源署对能源安全的界定,可靠的长期供应和可承受的价格是决定消费国能源安全的两大基础指标。近期中东北非局势的持续动荡已造成油价波动,其中利比亚危机更是直接导致原油供应短缺,进一步推高了油价。供应减少和油价升高严重威胁着消费国的石油安全。与油价相比,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尤其是消费国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摆脱的安全忧虑,也是它们在面对此次中东北非变局时的核心关切。

(一) 中东北非产油国是世界石油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2010 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中东北非地区拥有全球 61.6% 的原油储量,其产量占全球 35.9%,出口量占全球 40%。¹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是中东北非石油的主要消费国,从该地区石油供应的全球分布图可以看出,中东北非向欧洲和日本供应的石油分别达到总出口的 18% 和 17%,向美国、中国和印度提供的石油则占 11% 左右(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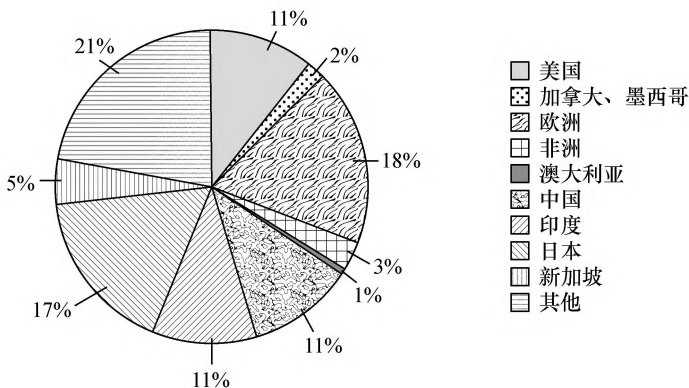


图-1 中东北非石油供应的全球分布

数据来源:英国石油公司 2010 年统计年鉴。

位于北非的利比亚也以其储量、出口量、特别是优良的油品,在欧洲石油消费国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2010 年的统计,利比亚已探明储量占全球 3.3%,产量占 2%。^④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资料,2010 年利比亚出口量为 130 万桶/天,

¹ 英国石油公司 2010 年统计年鉴, http://www.bp.com/live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08/STAG/NG/bca_assets/2010_downloads/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0.pdf pp 6 & 20

^④ *Ibid.*, p 3

2011年 1月份的产量为 169万桶 /天,出口达到 149万桶 /天。相对于那些石油消费量逐渐增加的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等,利比亚几乎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约有 85% 的利比亚原油出口到欧洲国家,在欧洲石油进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分别占爱尔兰进口量的 23.3%、意大利的 22%、奥地利的 21.2%、瑞士的 18.7%、法国的 15.7%、希腊的 14.6%、西班牙的 12.1%、葡萄牙的 11.1%、英国的 8.5%、德国的 7.7% 和荷兰的 2.3%。¹ 但是仅占美国石油进口的 0.5%。另外,利比亚石油在中国原油进口中的比重为 3%。利比亚的油品非常优良,属于轻质低硫原油,具有纯度高、容易提炼等优点,因此备受消费国青睐。^④ 其成品油也主要销往欧洲国家,其中又以航空煤油和燃油为主。

(二) 中东北非变局对石油供应和价格的影响

中东北非局势稳定与否历来与国际石油的供应和价格密切相关。受此次中东北非变局尤其是利比亚危机的影响,国际原油供应略有短缺,国际油价持续升高。3月份欧佩克原油产量大幅下降,原油日产量 2934.3万桶,减少了 41万桶。^(四) 自 2010年 12月 17日突尼斯发生骚动至 2011年 4月初,两大国际基准原油价格一路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8.2%,在利比亚冲突爆发后的涨幅更是达到 32.7%,4月初突破了 110美元 /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涨幅则为 38.1%、4月初超过 120美元 /桶(参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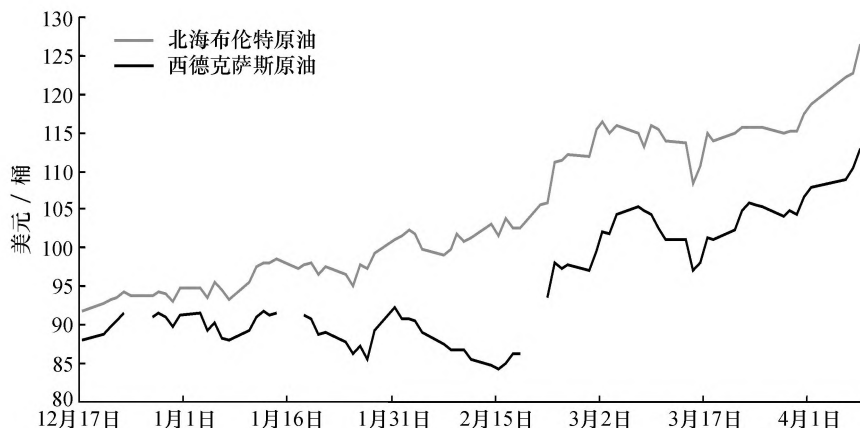


图-2 中东北非变局影响下国际基准原油期货价格走势

(2010年 12月 17日—2011年第一季度)

数据来源: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 http://www.cnpc.com.cn/ypxx/ypsc/gjyjzs/yjsan_yuan.htm。

¹ IEA, “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 www.iea.org/files/facts_libya.pdf

^④ Edward Morse, “Oil and Unrest: What Uprising in the Arab World Means for Energy Supplies”, *Foreign Affairs* March 8,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563/edward-morse/oil-and-unrest>

(四)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 <http://www.cnpc.com.cn/ypxx/hyxx/gjxx/> 欧佩克 3月份原油产量大幅下降。

利比亚战事的持续将进一步推高国际油价和加剧供应紧张。¹ 据国际能源署分析,持续的冲突和国际社会的制裁将严重削弱利比亚的产能和出口。利比亚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其石油生产和出口将因此陷入停顿。^④ 东部集中了利比亚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运输终端,其运输量约占利比亚原油总输出的 60% 左右,2011 年 1 月更是达到 64%。^(四) 利比亚最大的石油输出终端 Es Sider 已经由于输油管道遭受严重破坏而被迫关闭。利比亚局势越是恶化,石油的供应就越是缺乏保证,供应中断及其潜在危险就越容易进一步抬高油价和增加市场的恐慌心理。就整个中东北非地区而言,发生动乱的国家越多,局面越混乱,国际油价就越是不断上涨,石油供应紧缺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恐慌就越是加剧。

(三) 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已成为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首要威胁

确保充足稳定的供应和合理的价格是消费国能源安全的宗旨。^{1/4} 其中,相对于油价高涨,供应中断或短缺对消费国的石油安全影响更甚。由于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高油价增加的成本并不是由消费国独自承担,产油国本身也要分担。石油价格上涨对进口消费国造成的压力通过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以及金融体系,部分会转移给石油生产国。一方面,欧佩克的高油价使财富从石油消费国转移到产油国。^{1/2} 但另一方面,石油出口国的石油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投资、消费等方式回流到石油进口消费国。^{3/4} 当然,能够实现这种成本转嫁的主要是那些主导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西方消费国。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石油供应的稳定。

石油供应的稳定并不仅仅取决于石油资源的储量、产量和价格,根本上更取决于石油国家的稳定。石油国家是指那些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石油资源的石油出口国,如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欧佩克成员国,^⑤以及哈萨克斯坦、苏丹、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⁴⁾ 石油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地区。鉴于石油资源主要掌握在石油国家手中是世界石油供应的基本事实,因此石油国家既是世界石油供应链上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消费国石油来源安全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在消费国

¹ “Oil and the Arab World's Unrest Oil Pressure Ris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4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233452>

^④ James Heron “Libya Oil Exports may be Frozen for Month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6 2011 p. 12

^(四) IEA, “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

^{1/4} Daniel Yergin, “Ensuring Energy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69—82

^{1/2} Jhon Sterman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Energy Systems and Policy*, Vol. 7 No. 4 January 1983, pp. 259—301

^{3/4} Steven Weinan “Oil Producers See the World and Buy It Up”,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28/business/worldbusiness/28petrodollars.html>

^⑤ 欧佩克创始成员国分别是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后来,卡塔尔、印度尼西亚、利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和安哥拉等国先后加入。其中,加蓬和印度尼西亚已退出欧佩克。目前欧佩克共有 12 个成员国。参见欧佩克官方网站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25.htm.

⁽⁴⁾ Marshall I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尚无法改变对进口石油刚性需求的情况下,石油国家的稳定便成为消费国石油安全的核心关切。面对近期中东北非的政治变局,西方国家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手段维持石油国家的稳定,但其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陷入石油安全的悖论。

二、中东北非变局彰显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论

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变局不管怎样都无法让西方国家置身事外,作壁上观。西方的干涉可能出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考虑,但在价值观诉求的背后一定存在石油利益的因素。因为这样的变局不仅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生态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存在,而且正在影响世界石油供应的稳定,这一点是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坐视不管的。而西方的干涉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稳定石油供应的考虑,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毋庸置疑,干涉行为客观上再一次彰显了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论。

(一) 对西方国家石油安全悖论的历史考察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首要威胁不是高油价,而是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以及由此对石油供应造成的破坏。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在于,追求安全的努力却换来更加严峻的安全威胁。

中东北非地区的石油资源是西方国家无法回避和难以摆脱的依赖,为了保障包括石油安全在内的多种利益,西方国家历来不惜各种手段维持石油国家的稳定,其中的关键是确保石油国家的政权亲美亲西方,比如与石油国家结盟,利用经济制裁、武力干涉等手段扶植亲西方政权等,而不论其政体是民主还是威权。但这一逻辑却使西方国家一再陷入道义和安全的困境,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难以保证稳定的石油供应,反而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比如,美国可以在二战后与威权体制的沙特阿拉伯结盟,却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推翻伊朗民选的反西方的摩萨德政府,扶植巴列维国王上台,而对于不利于西方利益的萨达姆政府则不惜以武力实现政权更迭,进而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权。

但是,西方不仅陷入双重标准的道德困境,而且还导致包括石油供应在内的安全困境。一方面,与王权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结盟有悖于美国一向倡导的民主价值观,而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更是借民主、自由、人权之名,行干涉之实。另一方面,石油国家普遍存在政府亲西方而民众反西方的矛盾。西方通过结盟、纵容、默认或干涉等手段形成亲西方石油国家政权的同时,往往刺激民众产生反西方的情绪。可以说,在中东除了被贴上“邪恶轴心”标签的国家之外,民间还存在另一支威胁西方安全和石油利益的反西方力量。

二战后以来,西方世界已经历了多次石油安全困境的轮回,其中最显著和突出的例子有:1951—1953年伊朗国有化运动与1978—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73年石油危机与2001年“9·11”事件,1990—1991年海湾战争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

在数次石油危机中,西方维护石油安全的努力总是带来新的不安全。

1 伊朗危机

伊朗危机始于 1951 年 3 月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止于 1954 年石油“七姊妹”重新经营伊朗石油,国有化引起的石油危机以国有化的彻底失败告终。这次危机共造成伊朗石油持续 44 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70 万桶的供应短缺。¹ 在伊朗石油危机中,美国于 1953 年 8 月帮助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重新登上礼萨国王的权力宝座。^④ 石油巨头们因此得以重返伊朗,1954 年由“七姊妹”和法国石油公司联合组成国际石油财团开发伊朗石油,重新夺回了对伊朗石油的实质垄断权。通过扶植亲美的巴列维政权,美国既平息了伊朗国有化运动后的混乱,又扩大了在中东的石油势力范围。但是亲美的伊朗政权和美伊联盟并未能长久维持。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石油财富主要换来大量的军火和奢侈品,而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等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1978 年 11 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次年 1 月巴列维国王下台。由此造成的危机导致伊朗石油 6 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350 万桶的供应短缺。^⑤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结束了亲美的王权统治,随之终结的则是美国同伊朗的盟友关系和石油往来,至今两国仍未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从 1951 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到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结束,美国对巴列维国王扶植、结盟和纵容的最终结果,却是同伊朗的关系从盟友变为敌对,失去在中东重要的战略支柱,也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石油来源。美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轮回。

2 美沙特殊关系的明暗面

不仅扶植亲美亲西方的政权难以保证石油供应的稳定,就连美国长期的特殊盟友沙特阿拉伯也令美国感到石油来源面临的威胁。二战临近结束之际,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于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会晤,从此建立了美沙特殊盟友关系。美国的石油公司将沙特建成世界首屈一指的石油输出国和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沙特则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以获得美国对沙特王室的安全保护。^⅔ 1949 年 11 月,德士古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建造的泛阿拉伯大油管正式启用。^½ 此举标志着美国及其石油公司确立了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实际控制权,也奠定了美国在沙特的石油利益。作为当时中东最主要的产油区之一,沙特也因此成为美国和西方廉价而稳定的石油来源的重要保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73 年十月战争。为了惩罚和报复在阿以战争中帮助和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以

¹ Lowell S. Felt, “Oil Markets in Crisis: Major Oil Supply Disruptions since 1973”, in Simack Shojai, ed., *The New Global Oil Market: Understanding Energy Issues in the World Economy*,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p. 101—115.

^④ Frances Fitzgerald, “Giving the Shah Everything He Wants”, *Haper's*, November 1974, pp. 55—82.

^⑤ Lowell S. Felt, “Oil Markets in Crisis: Major Oil Supply Disruptions since 1973”.

^⅔ David Ottaway, “The King and Us: U. S. -Saudi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9/11”,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3, May/June 2009, pp. 121—131.

^½ 这条管道始于沙特阿拉伯,过境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从黎巴嫩的西顿港注入油轮运往欧洲。参见安东尼·桑普森:《石油大鳄》林青译述,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7年,第 96—97 页。

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实行了石油禁运,并且实施减产和提价行动。禁运直到 1974年 3月才正式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先后对欧洲及日本解除禁运,最后才对美国解禁。这场导致世界性石油危机的禁运造成历时 6个月的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260万桶的供应短缺。¹

这场石油危机过后,美国和沙特在美元与石油联手的基础上延续了特殊的盟友关系。20世纪 70年代,由于沙特阿拉伯尚未形成自己的银行金融系统,不得不将大量石油收入投放到西方金融市场,特别是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因此,西方充当了石油美元最大的投资市场,沙特则继续作为西方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但“9·11”事件的发生再次暴露出沙特作为西方石油供应来源的不稳定性。在 19名“9·11”事件的袭击者中有 15名是沙特阿拉伯公民,而在伊拉克针对美军的自杀式袭击者中也有大量沙特人。^④虽然“9·11”事件没有直接造成石油供应的中断,但却昭示了在亲美政权的石油国家中民间涌动的反美思潮已直接威胁到西方在中东的安全,从而间接影响到西方的石油利益。美沙盟友关系和沙特政府的亲美都无法改变和平息民众的反美情绪。美沙特殊关系在经历了结盟—石油危机—石油美元—“9·11”事件的多次反复后,对维护美国安全的作用已经下降。曾经重要的石油来源如今却成为石油安全的隐患,特殊的盟友成了滋生反美势力的温床。

3 伊拉克战争

如果说扶植、结盟等手段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国家面临的石油安全威胁,那么用军事手段解决石油安全问题更是使西方尤其是美国陷入安全和道义的双重困境。美国先后两度军事介入伊拉克,但在中东的安全处境却在恶化。1990年 8月伊拉克入侵并宣布兼并邻国科威特。为了阻止地区霸权崛起和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什政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织多国部队于 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伊拉克的入侵造成 3个月的石油供应中断和平均每天 460万桶的供应短缺。^⑤海湾战争可以说是现当代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控制海湾石油是对美国在中东石油利益乃至世界新秩序的挑战,美国既不能容忍伊拉克控制海湾石油资源,更不能容忍伊拉克崛起为中东地区的霸主。战争结束后,美国严格限制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提高了对中东其他产油国的威慑力,巩固了对海湾地区的控制权。萨达姆政权只能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获得有限的石油收入。

但是制裁之下的伊拉克仍是美国安全和利益的威胁。萨达姆政府将美国的石油公司排除在外,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签订石油开采合同,并筹划以欧元代替美元进行石油交易。为了实现海湾战争的未尽事宜——重新分配

¹ Lowell S. Felt, “Oil Markets in Crisis: Major Oil Supply Disruptions since 1973”.

^④ David Ottaway, “The King and Us: U.S.-Saudi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9/11”.

^⑤ Lowell S. Felt, “Oil Markets in Crisis: Major Oil Supply Disruptions since 1973”.

^⑥ Edward Morse,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3, No. 1, Fall 1999, pp. 1—29.

中东的财富,¹ 也为了清除对美国石油利益的威胁, 美国需要一个友好的、合作的伊拉克政府。2001年的“9·11”事件为美国再度军事干预伊拉克提供了机会。小布什在2003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 明确把伊拉克称为三个“邪恶轴心”之一。2003年3月, 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为由,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伊拉克战争造成平均每天230万桶的石油供应短缺。^④ 战争颠覆了萨达姆政权, 既为美国的石油公司赢得了丰富的石油资源, 也为美国石油巨头的投资和贸易扶植了一个“稳定合法的政治结构”^④——亲美的伊拉克政府, 同时还捍卫了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绝对主导货币的地位。

但是伊拉克战争存在严重的道义困境。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 战后也未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作为战争借口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伊拉克战争始终存在一个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 实现政权更迭后的伊拉克仍是美国的安全隐忧。去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政局依然不稳, 战争反而招致伊拉克民众对美国的敌视, 亲美政权和驻伊美军往往成为反美势力攻击的对象。美国对伊拉克的两次武装干预又一次验证了石油安全的悖论, 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权更迭扶植亲美政府, 仍不能保证美国在伊拉克利益的安全, 其中包括石油利益。

(二) 中东北非变局与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

此番中东北非变局尤其是利比亚危机, 无疑再一次使西方国家陷入了石油安全的悖论。多年来西方对卡扎菲政权的容忍最终仍不能维持利比亚的稳定, 从而使其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充满不确定性。尽管石油并不是此次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唯一原因, 但着眼于长远, 确保石油供应稳定显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 西方国家采取的对策不免落入俗套, 用传统的方式(武力手段)来解决传统的能源(石油)来源安全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在后台唱主角的是欧洲国家而非美国。与前文所列欧洲国家对利比亚的石油依赖相比, 美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要小得多, 2010年美国从利比亚进口的原油只占总进口量的0.3%。^¼ 正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言, 利比亚危机未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½ 对欧洲石油来源安全的影响则不然, 因此这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积极发起军事打击, 而美国只是充当欧洲国家的“追随者”而非直接领导者。然而, 不论谁主导, 西方国家恐怕都难以跳出石油安全的悖论。利比亚作为石油国家令西方的不满之处根本上不在于卡扎菲的威权政体, 而在于它反西方的倾向和立场。但西方国家

¹ 莫尼卡·卡罗利:《冬天里的尼克松》, 杨仁敬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346页。

^④ IEA, *Oil Supply Security: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 2007, Paris 2007, p. 19

^④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武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41页。

^¼ IEA, “Facts on Libya Oil and Gas”.

^½ David Ignatius “Gates Underlines the Danger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1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1/03/22/AR2011032202310_pf.html

以遏止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由民主的名义所进行的军事干预,能否在利比亚复制伊拉克先例,扶植亲西方的民主政体,抑或只要新政府亲西方而不论它是否民主,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以史为鉴,似乎不论哪种结局都无从根除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悖论。运用武力解决石油安全威胁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掀起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能源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帮办莫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碳氢化合物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只要强有力的政府想要确保碳氢化合物的供应,就必定会出现使用武力阻止任何单个政府控制石油市场的行动”。¹但行动的结果则未必能如其所愿。事与愿违的情况在西方国家使用军事手段维护石油安全的努力中反复上演。正如有分析指出,“从 1973 年到 2007 年,美国对中东冲突的干预适得其反,既没能控制油价的上涨,也没能赢得产油国的公民和领导人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遵从”。^④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是石油安全问题无法逃避的现实。在此次中东北非变局中,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悖论再一次显现。

三、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难题与出路

中东北非变局无疑增加了思考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对照西方国家的石油安全困境,反观中国的石油依赖、石油来源和维护石油安全的能力与手段,不难发现,我国的石油安全困境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探寻中国实现石油供应安全的出路已刻不容缓。

(一) 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更脆弱

我国自 1993 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原油对外依赖度由当年的 6% 持续扩大,2009 年已突破 50%,2010 年进一步增至 53.8%。目前,沙特阿拉伯、安哥拉和伊朗是我国前三位主要石油来源地,^④除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巴西以外,位居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前十位的产油国均来自中东和非洲,而且这种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2010 年对安哥拉、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的原油进口增幅都超过年均进口增长速度(参见表-1 和图-3)。

¹ Edward Morse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有关石油国家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另见 Jeff D. Colgan “Oil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Fuel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4 Fall 2010, pp. 661—694.

^④ Clifford Singer “Oil and Security”, *Policy Analysis Brief*, January 2008, <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pab/PAB08Singer.pdf>

^④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 <http://www.cnpc.com.cn/yxxx/ypsc/scdt/yy/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十大来源国统计.htm>

表-1 2010年中国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及进口量 (单位: 万吨)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	同比变化 (%)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	同比变化 (%)
1 沙特阿拉伯	4464.2	6.98%	6 苏丹	1259.9	3.36%
2 安哥拉	3938.1	22.4%	7 伊拉克	1123.8	56.89%
3 伊朗	2131.9	-7.9%	8 哈萨克斯坦	1005.4	67.39%
4 阿曼	1586.7	35.18%	9 科威特	983	38.96%
5 俄罗斯	1524	-0.41%	10 巴西	804.7	98.32%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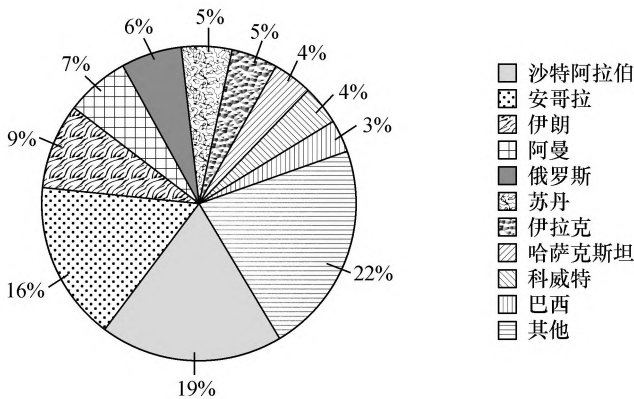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比例图

数据来源: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 <http://www.cnpc.com.cn/ypxx/ypsc/sdct/yy/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十大来源国统计.htm>。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石油来源建立在更加不稳定的石油国家基础之上。中国主要石油供应国的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治理程度普遍较低。中国在非洲主要的石油供应国分别是安哥拉、苏丹、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乍得、阿尔及利亚和加蓬。¹ 而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全球治理指标,2008年尼日利亚的政治稳定指数是-2.01,几内亚-1.91,刚果-0.61,安哥拉-0.43,乍得的政府治理指数是-1.48,刚果-1.43,安哥拉-0.94,加蓬-0.65,阿尔及利亚-0.5。即使是利比亚,在发生危机前其稳定性与治理程度都要好于这些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来源地。^④ 因此,在中国的石油需求保持刚性和石油对外依赖度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的石油安全状况比西方更加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还面临高油价的挑战。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消化和转嫁高油价成本的能力有限。中国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耗仍然高得惊人。中国也无法通过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让石油国家的石油财富以投

¹ Erica S. Down, “The Fact and Fiction of Sino-African Energy Relation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p. 42—68

^④ D. Kaufman,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8*, The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Macroeconomics and Growth Team, June 2009, pp. 33, 34

资、消费等方式大量回流。因此,中国的石油安全不仅要考虑西方国家同样关注的供应稳定问题,而且还要考虑西方国家无需多虑的高油价问题。

(二) 加强中国石油安全的出路

不仅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状况不比西方国家,而且中国用于维护自身石油供应安全的手段和方式也更为逊色和有限。西方所采用的扶植、结盟和武力等手段显然有违中国的外交原则,而且是无效的。无论武力威慑、直接的军事干预,还是经济制裁,都不是中国的选项。因此,中国必须另辟蹊径,结合本国实际,通过经济、政治和外交途径寻找石油供应安全的出路。尽管上述西方方式行不通,但西方的其他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应适时调整,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相结合。西方国家解决石油安全问题的经验之一是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缓解石油来源的不安全。除了与石油国家结盟、扶植亲西方政权、动用武力等双边手段之外,西方还有一条重要的多边渠道保障石油安全,即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针对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武器成立的国际能源署(IEA)。¹ 以外,还有冷战后成立的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④ 目前我国主要依靠与产油国的双边合作获取海外能源,但从长远来看,有必要考虑参与多边能源合作,通过多边渠道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可选择地参加现有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也可组建对中国有利的多边组织,比如东亚能源合作机制或东亚能源共同体。

第二,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石油公司相结合。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公司而非国家石油公司一直充当西方国家保障石油安全的重要支撑,也是世界石油体系维持和运转的支柱。相对于国家石油公司,国际石油公司具有多种优势,包括资金技术、经营模式、产业分工、竞争能力等。^④ 我国目前获取海外石油资源主要依靠国家石油公司,即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在我国的能源供应链中尚缺少本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如果单纯依靠国际石油公司而放弃国家石油公司,显然不符合我国国情。但是如果单纯依靠国家石油公司,而不考虑增加由国际石油公司获取海外石油这一渠道,恐将不利于今后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能源竞争,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因此,有必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鼓励建立我国自己的国际石油公司,以国际石油公司作为国家石油公司的必要补充,联手增强我国在海外的能源竞争力。

第三,减少对外依赖与开发替代能源相结合。中东北非变局使对外依赖度比中国稍高的美国感到了石油来源的安全压力。美国已经意识到中东石油的不可靠性乃至化石能源本身的不可持续性,正在从根本上思考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和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奥巴马总统在3月31日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需要反思自身的长期能源供应战略,在2025年之前将石油进口量减少三分之一。^{1/4} 实际上,奥巴马执政后

¹ 杨光:《石油供应安全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西亚非洲》,2009年第10期,第17—22页。

^④ <http://www.encharter.org/index.php?id=7>。

^④ 孙溯源:《国际石油公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223—228页。

^{1/4} 中国石油油品信息网, <http://www.cnpc.com.cn/yplx/hyxx/gjzx/> 奥巴马称在2025年前将美石油进口减少三分之一。htm。

就已在《美国的新能源》计划中提出了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发展低碳经济等主张。其中主要包括在 2030 年之前减少石油消费 35%、开发美国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等举措。改变能源消耗方式,最终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国际共识。即使像美国那样有多种能力保证化石燃料来源的国家,都已在进行能源革新,更何况中国这样对外依赖度与美国接近、不安全程度远胜于美国的发展中进口消费国!因此,中国急需赶上新能源开发的步伐,在提高能源来源多元化、降低对中东石油依赖和厉行节能措施的同时,加强对替代性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和利用。这不仅事关中国的能源安全,更事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竞争力。

四、结 论

中东北非局势的动荡既对世界石油供应的稳定造成一定干扰,也再一次向进口消费国发出了石油来源安全的预警信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为进口国探求可持续的能源安全路径提供了契机。在中东北非变局面前,西方维持石油安全的传统逻辑将重蹈石油安全悖论的覆辙。以此反观中国,解决能源安全的课题显然已变得更加紧迫,相关的战略反思和政策调整不容迟疑。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石油,也并非所有的产油国都会招致武力干涉,但是石油与战争往往密切相连。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中,已经发生了多次与石油有关的战争。可以想见,2011 年的利比亚乱局仍不会是此类战争和冲突的终点,毕竟消费国石油安全的悖论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无论国际社会采用怎样的方式干预石油国家以维护石油供应安全,也无论武力干涉的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世界石油消费保持刚性需求的前提下,在石油资源掌握在石油国家手中这一客观事实面前,石油安全困境始终是石油进口国无法彻底解脱的纠结。当前的中东北非变局又一次改写了国际油价的历史,并动摇了石油供应的基础,但它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石油安全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内生的安全悖论却再一次提醒人类需要加快步伐,告别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责任编辑: 陈志瑞)